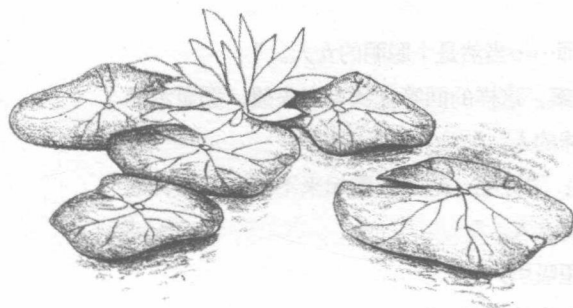




## 引子 |

CANGZHU  
XINGGUANG  
DE  
SENLIN

蓝海星从一开始就知道，这会是个漫长的过程。

摆放在桌面上的机械表发出均匀的细不可闻的“嗒嗒”声，对面的男子道：“谢谢你给我寄的明信片，它们很美。”

“不用客气，我只不过是为了让今天的会面能够愉快一点。”

“但为什么都是风景画呢？”

“风景画让人心情愉快不是吗？波澜起伏的山峰，夹杂在野草中的花香……”蓝海星身体微微前倾，笑道，“顺便恭喜你一下，做完这个问话报告你就可以出去了。”

“是吗？”男子的背向后靠在椅子上，然后笑道，“我猜也应该如此，毕竟我是无辜的。”

“那我们现在可以开始了吗？”

男子看着面前的人问：“那么医师你想问什么呢？”

“随便聊聊，比如你觉得我是个什么样的人？”蓝海星微笑着问。

男子恭维道：“心理医师……当然是个聪明的女人。”

“这不是你心底里的答案，这样的回答让我有点失望，那显示你跟大多数人一样，只是个乏味的人。”

男子吸了一下鼻子笑道：“好吧，医师你看起来不漂亮，但我觉得你应该是那种很吸引男人的女人。”

“是吗，说说看，我哪里吸引人？”

“医师笑起来……有种天真的味道。”

“仅仅是这样吗？”

“当然不是，你笑起来很天真，但你的眼神很冷，拒人千里……”他舔了下嘴唇道，“给人的感觉很矛盾。”

“这让你感觉到了束缚，对吗？”

“有一点。”

“也许你应该更大胆一点去猜想，就像一颗果糖，你要把外面的包装纸拆开，才能有所发现……”

“发现……什么？”

“奖励。”

## 〈1〉恶评如潮的心理医师

榕城换季的时候总在下雨，有时淅淅沥沥地能下上整月。雨丝很细，因此风一吹，整座城就笼罩在了雨雾里。

十一月的天气渐寒。

花园内空无一人，只有风吹过树梢发出的瑟瑟之声，枯黄的叶在树下落了一层，浸泡在细雨里，泛着晶莹的光泽。

蓝海星扫视着手机软件里的热点新闻，当中有一条说的是榕城某个居民被自己养的宠物犬咬死的消息。

榕城是座千年古都，一个普通的居民被自己的狗咬死，即便上了热点也排不到头条，排在上面的是一些财经新闻。有一则说的是本城金融人士召开慈善晚宴，榕城隐形首富贺乐章携女参加。

今天门卫郭大爷的那条大黄可真安静——蓝海星的目光放到了窗外，新来的护士王小璐还在她耳边忧虑地喋喋不休。

“蓝医师，你上个月在心理咨询那边又被投诉了好多次。”

“又为了什么？”蓝海星依然没有收回目光。

“有个女病人说，她心情不好，蓝医师作为心理医师非但不安慰她，居然还跟她说，这没什么了不起，因为人人都有精神病。”

“那要不怎么说？”蓝海星托着腮道，“说她很特别，因为有精神病？”

王小璐接着道：“还有个病人说你尊重病人的信仰，他跟你说《圣经》，你居然回答说你出了校门就不看个人传记了。”

“我尊重他的信仰，但我是医师，要讨论《圣经》不该去找神父吗？”

王小璐把目光扫到下一行：“另外有个病人说你服务态度不好，整个咨询时间里你都不说话，光坐在那里画素描。”

“她说个不停，一直埋怨为什么不给她安排傅识，我连话都插不上。我不是给她画了一张傅识的素描吗？”蓝海星抬起头道，“转告他们一声，傅识的病人，以后都不要再转派给我。”

王小璐翻了翻手里的纸，担忧地凑上来小声道：“蓝医师，如果套用一句‘好评如潮’的话……您真是‘恶评如潮’啊。”

蓝海星抽过王小璐手里的纸稍微翻了翻：“那个投诉乱开药物的病人不是我的。”

王小璐顿时精神抖擞起来：“好啊，这是栽赃。怪不得我要去投诉清单的时候，他们死活不肯给，这还是我从办公室那边拿来的。”

“反正只是借用。秦主任不是在招兵买马了吗？也许人家招到了高等人才，我们就可以专心看精神病人了。”蓝海星把目光转了回

来，点开了手机微信。

微信上只有一个人的留言。

四娘：我觉得你们精神病院今年创收几个亿绝对没问题，你不干刑警不知道，现在真是满大街都是精神病啊。你们院那个死要钱的院长一高兴，今年准能给你升职。

四娘：我有预感，海星，你将来肯定是个了不起的精神……

四娘：医师。

四娘：海星，明天我们去吃饭吧。我涨工资了，这次吃每人五十元档次的。

最后一条是：好吧，每人一百，不能再多了，我还要存老婆本呢。另外楚医生在云南给我们寄了点特产，要不我给你送去？

蓝海星抬手回复：你替我谢谢楚医生，不过你还是早点跟你爸爸说清楚，我跟你是没可能的，你要骗他到几时？要吃饭，等你周末那天真没事再说吧。

“蓝医师，我听说心理咨询那边要独立出去，我们主任会不会过去当所长？”王小璐又找到了新话题。

蓝海星瞥了一眼王小璐，她跟院里所有的年轻女孩一样，对傅识有着一一种盲目的信任跟敬仰，正如当年的她。

她回答道：“应该会吧，顾家不是在心理咨询那边投了很多钱吗？”而傅识即将订婚的未婚妻正是顾家的独女。

“蓝医师，你说要不要让咱们主任跟那边的秦主任理论一下？好歹他也要考虑一下，咱们主任说不定什么时候就成了他的顶头上司呢。这俗话说得好，不看僧面还要看佛面。”王小璐还在为那份投诉单操心。

蓝海星将手机放进自己的白大褂口袋里，叹了口气。王小璐不明白，要是秦主任真的看佛面，那他就不会把别人的投诉案子也放在她的单子里了。而她所有的投诉加起来也没有乱开药物这一桩来得严重。

“难道就这么算了？”王小璐颇有些愤愤不平，“蓝医师你就是不吭声，他们才会觉得你好欺负！”

蓝海星把目光重新投到了窗外。

花园里的女子穿着浅粉色的小香风雪花薄呢外套，长发披肩，手里抓着一个饭盒包。她的身上应该有麝香味的香水气息，那是香奈儿黑COCO香水。

她就是顾柔，而站在她身边，穿着白大褂，身材修长的男子就是傅识。

两人并肩而立，男子温文，女子俏丽，是院里上下人人称羡的一对璧人，绝大部分人都很看好这段姻缘。

傅识的目光朝这边转来，像是无意识地在打量着蓝海星这边的大楼。

不用看得很清，蓝海星也知道他的表情是怎么样的。

他的眉骨稍高，眼廓略狭长，这显得他眼神很内敛。当他注视着你说话的时候，你总会误以为自己正被他专注地凝视着。

当年蓝海星手里拿着履历表，坐在办公室外面的长廊里，听见护士喊道：“29号，谁是29号？”她拉了拉身上的白衬衣，站起身走进了那间办公室。

低着头的傅识穿着白大褂，神情肃穆。其实他很少笑，但却很少有人觉得他严厉。傅识抬起头开口：“你就是蓝……”

声音戛然而止。他们对视的瞬间，时间好像被凝固了。

那瞬间，蓝海星曾以为那是一见钟情。

不过四年之后，她才知道那可能只是个错觉。

外面的雨突然大了起来，雨雾凝成了珠串，从屋檐上垂落下来，拍在窗台下的石阶上，发出清脆悦耳的“嗒嗒”声。

天空倒是突然亮了起来，透出了淡淡的水青色。

傅识陪着顾柔往办公大楼这边走来。

顾柔每个中午都会过来给傅识送午餐，这让院里不少年轻女医师、女护士都捶胸顿足。原来傅主任是可以被这么拿下的啊！因此晚间多了不少报厨艺班的精神病院的女医师跟女护士。

王小璐就是其中一位，她报了西式糕点，还拉着蓝海星去试听了一节课。

蓝海星觉得男人的胃口只是给他中意的女人的一个借口，否则她四年里连中式菜肴都报过名了，怎么最后不见傅识为她折下腰？

“蓝医师。”顾柔温婉地打着招呼。

其实她对医院上下都很客气，遇人总是笑意盈盈。她转头微笑着跟王小璐也打招呼道：“小璐也在啊。”

那是一种恰到好处的友好，多一分则多，少一分则少。

王小璐也客套地笑着回道：“顾小姐今天又给我们主任送了什么好吃的呀？”

“家常便饭而已。”顾柔微笑着回了一句，然后她也不多话，只静立在门口等候傅识。她根本没有要同王小璐进一步交流的意思，王小璐的价值在她打完招呼的那一瞬仿佛就已经完结了。

知性温婉，高雅大方。

蓝海星心想因此傅识才会对她说，希望她能克制自己，不要为难顾柔。

他说这句之前，蓝海星还犹自懵懂地挣扎着；这句话之后，她才恍悟自己早已一败涂地。而这就是顾柔给她的不动声色的警告——因为信任的转移是男人移情别恋的最好证明。

“苏医师在干什么？”王小璐指着窗外问道。

蓝海星转过头去，见窗外站着个穿着干净白大褂的男子，一手撑着伞，一手拎着橡皮手套正低头四处张望。

“苏至勤，你在找什么？”蓝海星打开窗问了一句。

苏至勤回头“哦”了一声：“312房说她晨步的时候，手里攥着的项链掉了。”

“不会是那位发起病来就会咬人的老太太吧？”王小璐小声道。

蓝海星问：“她掉哪儿了？”

“她说就掉在下水管这里了……”苏至勤指了指楼旁的白色下水管。

王小璐忍不住道：“她跑到我们下水管这边来干什么？”

苏至勤白净的脸上显出一丝尴尬：“她觉得你们下水管里藏了个妖怪。”

蓝海星把头伸出窗外道：“你觉得掉下水道里去了？”

“我觉得可能性比较大。”苏至勤道。

这么说着已经有几位护士也围了上来。苏至勤戴上手套，把阴井盖口搬开，护士们都露出恶心的表情：“这下面厚厚的一层都是什么？”

苏至勤拉了拉橡皮手套，抿着唇伸手进去摸了一圈，除了一把垃圾，什么也没摸着。

臭味传开来，护士们连忙都散开了一些：“苏医师，喊助工来吧。”

王小璐趴在窗口道：“雨这么大，说不定等会儿就冲走了。”



“那怎么办？这下面这么脏。”

“算了吧，说不定早就冲走了。”

护士们七嘴八舌地说。

王小璐叫道：“那怎么行，没有那条项链，312房的老太太会吃人的！”

护士们正说着，突然有人拍了拍她们的肩示意让开，她们转过头去才发现是蓝海星。她蹲在苏至勤的旁边看着下水道，然后伸出了手。

苏至勤连忙把手套递过去，蓝海星道：“不用，戴着手套摸不着。”

她把手伸进去在下水道里摸了一会儿，然后拽出来一个用布绳拴着的小十字架问：“是不是这个？”

“对，对。”苏至勤松了口气。

王小璐欢呼了一声：“蓝医师万岁！”

蓝海星抬头道：“知道脏，下次就不要什么都往洗手池里倒。”

护士们都诺诺地应了一声。

卫生间里，蓝海星用肥皂反复洗着自己的手，连指甲缝都来回洗了好几遍。

“蓝医师，主任让你过去。”王小璐把脑袋伸进卫生间道。

“来了。”蓝海星甩了下手上的水应声道。

等她回到办公室，见傅识果然在等她，他脸色略有些不好：“海星，院长让你去一趟。”

“知道了。”蓝海星说完就双手插在口袋里朝楼上走去。

院长整天除了想着创收，基本上就是每天一杯茶，一张报纸，常年上眼皮粘着下眼皮，偶尔睁一次眼就必定有人要倒霉。而整间医院里面，从来没有上过他黑名单的大概只有两个人——他的得意门生傅识与蓝海星。

所以她不太明白为什么傅识的脸色会不好看，但是当着顾柔的面，她不愿意细问，只是在心里揣测，难道是朱景辉的案子又起了什么变化，还是朱家依然坚持要起诉她？

财大气粗的朱家当初可是差点连医院也一起告了的。

蓝海星心里转着各种念头，推开了院长室那扇厚实的木门。

院长依然手捧着那只青花瓷茶杯，他对面坐着一位身材瘦小，戴着金丝眼镜，满头银发，很有学者风范的男子。

“这位是榕大的刘教授。”院长手指了指蓝海星，“这就是我们院的蓝医师。”

“刘教授。”蓝海星伸出手客气地与对方握了握。

刘教授其实正是她在榕大读书时的心理学教授，是个出了名爱才的教育工作者。

可是他给蓝海星的打分始终在C+与C-之间上下小幅度摇摆，可见她实在不算是他的爱徒。再加上后面朱景辉的案子，她可以说是越权驳了这位官方第一心理学专家的面子。因此再见面，蓝海星觉得这样的缘分最好不要提了。

刘教授眼神颇为微妙地看了蓝海星好几秒，才将手里的文件袋递过去：“我那边有一桩案件想请蓝医师帮忙。警方需要一个懂心理学跟催眠的医师，我们认为蓝医师你很合适。”

蓝海星没接袋子，先看了一眼院长。

院长动了动，手捧青花瓷杯，妥妥地啜了口茶。

“什么案子会需要我帮忙？”蓝海星略微皱了下眉，老老实实在地婉拒道，“我只是个业务不纯熟的小大夫，对于协助警方办案这种情形比较复杂、责任重大的事情……”

刘教授没好气地打断她道：“那你为什么插手朱景辉那件案子？”

蓝海星坐在椅子上，双手交叉放在膝上，她的手指细长，但不算纤巧，给人很有力的感觉：“这是因为当初我思想不成熟，为了这件案子我四年都没有升职，我已经深刻反省过了。”

院长终于抬起了眼帘：“蓝海星，朱景辉那件案子是半年前的。”

蓝海星接着自如地说道：“这就是我四年不思进取的后果，我不想四年之后还在住院大夫这个位置上待着。而且我们院有不少心理医师既懂心理学又懂催眠，比如三楼重病区的主治大夫——您的学生苏至勤苏大夫，我们主任傅识傅大夫，还有柳院长，他们每个都比我要厉害。”

刘教授的眉头几乎皱成了一个“川”字，他扭头去看院长，可惜院长依然只是吸了口茶，他只得深吸了一口气，说道：“因为这件案子是蓝医师熟悉的案子，就是那件宠物杀人案。”

“我以为那件案子没有什么可疑之处了。”蓝海星不禁略有些诧异。

刘教授意味深长地道：“这就是我跟你说过的，如果一个学心理学的人不谨慎，他会比任何人都更容易误入歧途。你对犯罪心理学既然这么感兴趣，就更应该懂得谨慎。”

蓝海星无奈，她对犯罪心理学根本不感兴趣，她是个看精神病的大夫，现在由于医院创收的需求，也客串一下心理医师。

她会介入这些案件纯粹是被她的青梅竹马、现在当了警官的楚乔四给拖下水的，但这些她当然不方便跟刘教授说。

“这里面是宠物案中范力的资料，你还没有认真看过吧，那就好好看看，今天晚上你会用得上。”刘教授再次把文件袋递了过去。

没有加班费的杀人案件蓝海星可不想参与，她刚想开口拒绝，口袋里的手机就响了两声，她摸出来一看，是条微信。

四娘：海星，今晚我有桩十万火急的案子要你帮忙，有空吗？

又十万火急，那么多十万火急，他灶王爷转世的？

蓝海星心里长叹了一口气，舔了下嘴唇，将手机塞回口袋：“上面有说要我帮什么忙吗？”

“没有，具体行动等你到了指定地方，会由警方详细说给你听。”刘教授将纸袋又递了过去，“但你去之前一定要细读资料。”

蓝海星顿了顿问：“那么费用怎么算？”

“费用？”

“啊，我们院里的大夫加班一晚上是只有几十块，但如果按我们心理咨询大楼那边算就贵了，一个小时要八百块。”蓝海星态度诚实地道。

专心喝茶的院长总算有反应了，他抬眼打了个哈哈：“刘教授知道我们精神科的大夫清苦，不会亏待你的。再说了，榕大——不缺钱。”

刘教授深吸了一口气：“我们心理实验室专门为这个案子立了项目，到时会从项目经费里支付费用给医院跟蓝医师的。”

“谢谢刘教授。”蓝海星立刻接过纸袋，知趣地转身走了。

离开院长办公室，她才发发现外面的雨停了。好似刚才那场大雨只是回光返照一般，天气骤然就晴了，阳光立时便灿烂得让人有些睁不开眼。

刘教授有所隐瞒，她从他不安的肢体语言中觉察到了这一点。能令一个心理学教授感到不安的是什麼，她猜不出来，但肯定不会是什好事，她不要钱那才亏了。

蓝海星从楼上下来的时候，再次见到了顾柔跟傅识。

他们正在跟心理咨询部的秦主任交谈。每次只要顾柔走进他们这栋大楼，不出十分钟，秦主任也会出现在这里。

今天果然也来了。

秦主任虽然不及傅识年轻，但也算是个英俊的男人。年过不惑身

材保养得像他这么好的男人也是不多的，尤其他很注重衣着，他那身笔挺的西服就比傅识身上的白大褂要光鲜多了。加之他长袖善舞，很能琢磨别人的心思，因此在院里人气也很高。

顾柔面带微笑，态度既不显得客套，也不是非常亲密。

傅识面色不好地开口说了句：“海星不是这样的……”但随即便收了声，他显然看见了正从楼梯上下来的蓝海星。

“海星，去院长那儿了？”秦主任朝蓝海星亲热地挥了挥手。

“啊，刘教授来了，院长让帮着做个心理实验。”蓝海星将手插到了白大褂的口袋里。

“刘教授？榕大医用心理系的系主任，警局的犯罪心理学专家？”秦主任立即如数家珍般地报出了刘教授的资历。

“秦主任好记性。”蓝海星叹服，转头对顾柔与傅识微笑道，“能麻烦顾小姐跟主任借我两样东西吗？”

“什么？”傅识略略皱了皱眉。

“主任的手机……”蓝海星对着顾柔微笑，“还有顾小姐你包里的黑COCO香水也借用一下。”

像顾柔这么精致的人，她怎么会允许自己在见傅识的时候不在最完美的状态？她一定是补过妆，重新喷过香水才下的车。

傅识犹豫了一下，从口袋里掏出了手机，顾柔也低头从包里翻出了香水。

“帮我拿着傅主任的手机。”蓝海星接过手机微笑着转递给秦主任。

这个荣幸秦主任当然却之不恭，可是接下来的他就无法认同了，因为蓝海星拿起顾柔的香水在他身上喷了喷。

秦主任脸上故作苦色：“蓝医师，这回去你可要给我写个情况说明，要不然我这可进不了家门。”

站在走廊里的医师护士们都笑了起来，蓝海星微笑道：“那是自然。”

“还要走多远？”秦主任拿着手机走到花园里转头喊道。

“再往前走一点。”蓝海星悠悠地回了一句。

秦主任状似无奈地摇了摇头，继续往前走，一直走到了花园的中央。

蓝海星摸出了自己的手机，按了个“1”字，屏幕上跳出了傅识的手机号。

傅识那里有一个单属于蓝海星的特殊的来电铃声——《克罗地亚狂想曲》，那是蓝海星自己输入进去的。傅识一向是个不喜欢改变的人，相信这个铃声他大概也不会记得换掉。

蓝海星按下了通话键。

黑COCO香水，《克罗地亚狂想曲》，还有大黄。

随着激越的钢琴声响起，从花园停车场的门卫室里蹿出一条中型的黄色土狗。它张开嘴，径直而迅猛地朝站在花园中心的秦主任扑去。虽然那只是一条中型大小的土狗，但也足够把秦主任吓得够呛。

一贯风度翩翩的秦主任惨叫着撒开腿拼命地在花园里来回奔跑，大黄追着他的屁股锲而不舍地扑着，把所有人看得张口结舌。

郭大爷着急忙慌地从门卫室里大声吆喝着跑出来，但完全不管用。

大黄一直追到秦主任手里拿着的那支手机里的曲子结束，才站在那里吐着舌头，很惊讶地看着一头栽在花圃泥地里的秦主任。

蓝海星从白大褂的口袋里摸出一根香肠扔给了大黄，耐心地对旁边的顾柔悠悠地解释：“这就是心理学上的巴甫洛夫实验，只要给狗一定的条件刺激，它就能做出某种相对固定的反应。前一阵有人就是利用这个，让狗咬断了他房东的喉管。”

顾柔脸色煞白，她竭力想要保持镇定，但紧紧抓住包的手暴露了她内心的恐惧。

想必，她也收到了自己的警告——蓝海星心里想道。

“蓝海星！”傅识铁青着脸吼道。

助工们七手八脚地把秦主任从泥地里拉了起来。蓝海星扬手喊道：“把我们主任的手机拿过来，谢谢。”

一名助工小跑着将手机送了过来，蓝海星拿着手机翻到通信记录栏里属于自己的那条通信记录，按了一下删除，屏幕上提示是否确定。

蓝海星看了下那条提示，然后按下了确认，再抬起头看着傅识。

傅识从来情绪不外露，现在却气得手都在抖。

蓝海星心想，以后不会了，因为以后他都能稳稳地握住自己想要的幸福。

她将手机放回了傅识的口袋里。

午休的铃声适时地响起。

蓝海星转身朝办公室走去。路过王小璐的时候，她看见王小璐正瞪大了眼睛看她。

她笑了笑。每个刚进来的新人即使没有机会重新认识一下傅识，但总能有机会重新认识一下蓝海星。

## 〈2〉背上有刺青的男人

榕城作为一座有上千年历史的古城，即使在风貌上已经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那些骨子里的气质还依然留存着，比如慵懒。

整座城市的节奏都是慢悠悠的，因此茶馆跟酒吧的生意都特别的好。

太阳落了山，夹裹着雨后湿气的风就有一丝透骨的凉。

蓝海星下意识地拢紧了脖子上的围巾，见靠在巷子口抽烟的年轻男子朝她挥了挥手。

他身材高瘦，休闲外套跟挂在身上似的晃荡着，下面穿了一条带破洞的牛仔裤，长长的刘海压着他的眉，打扮得很流气，但却长得眉清目秀。

任谁第一眼看见楚乔四，猜他的职业都首选酒保，很少有人会想到他是一名刑警。

“什么事，十万火急？！”蓝海星问。

“你冷不冷，要不我先给你弄杯热饮？”

蓝海星道：“马屁少拍，有什么快说，别绕弯子。”

“就是那件宠物案，好好的都快结案了，突然又说另有主谋，简直就是砍了头的竹子，它又节外生枝了……”

“背后还有主谋，谁啊？”

“我也说不清，等会儿……队长来了，他跟你说？”

蓝海星忍不住提高了声音：“方睿翔来了你还叫我过来？！”

“我这也是没办法，谁知道这件案子突然变复杂了。”楚乔四愁眉苦脸地吸了一口烟。

“我跟你说过多少遍了，别翘兰花指。”蓝海星看了一下他的手。

楚乔四连忙把烟头丢掉，甩着自己的手道：“我一看见你生气就紧张，一紧张就会翘兰花指。”

“我早跟你说了，你是奔三的男人心里住着个十三岁的少女。”

楚乔四厚着脸皮道：“也没那么小吧。”

他见蓝海星脸色好点了就凑过去道：“朱景辉的案子，睿翔是有点太计较了，我也挺不高兴的，怎么就不能给嫌犯催眠了？！不过他



就是那样的人，特别认死理，一是一，二是二，但他不会真帮着朱家对付我们的。”

蓝海星深吸了一口气，便看见从巷子深处走出来一个气质迥然不同的男子，身材高大，剑眉星目，方正的脸上五官有种雕塑般的硬朗。

可惜这个硬朗的男人有着老猫似的性格，蓝海星心里想道。

这位正是楚乔四的顶头上司方睿翔。

方睿翔是那种家里没有老鼠，他也会猫着不动，用怀疑一切的目光来打量世界的人，所以蓝海星背地里都叫他老猫，她实在不太喜欢跟他打交道。

楚乔四十六岁就认识蓝海星了，自然能领会到她眼神里的不悦，他用一种无辜的眼神给了她一个求饶的表情。

“蓝医师，又麻烦你了。”

“客气，没想到方警官也来了，怪不得这里的电线杆会这么冷清。”

方睿翔好像没听见蓝海星话里的调侃：“今天乔四叫蓝医师来为了什么，蓝医师已经知道了吧？”

“知道，宠物杀人案。”

“对，就是那个巴甫洛夫实验。”方睿翔问道，“刘教授也给蓝医师送过资料了吧？”

“有关范力的资料，我都看过了。”蓝海星简洁地回答。

“那么蓝医师对这件案子有其他想法吗？”

“不是证明给你们看了吗？只要让动物在情景与反应动作之间建立了联系，就能形成条件反射，令大狗咬死自己的主人。谁有机会掌握这种情景，谁就是凶手。”

“受害者临死前理过发，用过染发剂，因此蓝医师的判断是，有人刻意养成了那条狗对某种染发剂产生咬断人喉咙欲望的条件反射。”